



【刊前絮语】

故事如昨

□徐静

杨屯,这个位于微山湖西岸、曾经属于山东的小镇,因杨屯中学原址或埋有川军遗骸导致房地产开发项目暂停的消息,引起了微山湖对岸诸多山东人的关注,也掀起了人们对台儿庄大战中极其惨烈的滕县保卫战的悲壮回忆。

川军滕县保卫战为台儿庄大捷赢得战机,此战的重要性可从李宗仁的评价中看出:“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作为台儿庄战役研究会副会长,郑学富自然对这个暑假发生在微山湖西岸的杨屯“蛮子林”埋有川军墓的消息高度关注,他不但现场考察了面临拆迁的杨屯中学,更走访了数位年龄在80岁以上、对“蛮子林”有过耳闻目睹的老人,再结合有关川军参加滕县保卫战的历史资料,梳理出“蛮子林”的由来:当年从滕县撤下来的川军官兵,在途中屡遭日军袭击,伤亡较多,他们搀扶着伤员,抬着战友的遗体,渡过微山湖,来到沛县杨屯,或者由民众护送到杨屯,在这里休整;并将一些阵亡的川军官兵就地掩埋在这里,当地老百姓遂称“蛮子林”。70多年过去了,老一辈亲历者、参与者在世的越来越少,能够找回这段渐渐被遗忘的历史,实属不易。壮士出川,为国捐躯,他们的悲壮应该被我们后人铭记,他们的埋骨地应该被尊重。

这期“镇馆之宝”栏目介绍的是青州博物馆的香山汉墓彩绘陶俑,尽管阵仗规模没法与秦始皇兵马俑相提并论,但这座小型的兵马俑阵列中,人物俑约800件,分为立俑和骑俑,从冠饰和服饰可以清晰看出地位高低的差别;陶马350件,立体感极强,马具好似真正的皮革制品披挂于马身之上,且彩绘在地下历经两千多年仍然保存完好,实为国内罕见。地市博物馆里珍藏的文物真如“散落”各地的珍珠,趁着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去博物馆来一场寻宝之旅,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吧。

《1912年孙中山齐鲁行》一文的作者孙葆元告诉我,他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源于自己相识的两位朋友,其祖上都曾在1912年9月迎接了孙中山先生,一位是济南名士、书法家王明,一位是为孙中山和黄兴在大明湖上驾船的船夫老庞。前者在黄河棠畔迎接仪式上,见证了孙中山考察铁路建设的忧国忧民,后者则在明湖船上耳闻黄兴对孙中山“隔壁有耳”的提醒,足见当时革命形势之严峻。一个易被忽视的细节,一段没有被史料记载的行程,为宏大的民国历史留下了一个小小的注脚。

故事如昨,感谢记录下来的有心人。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设计:壹纸工作室
本版编辑:徐静
美编:牛长婧
投稿邮箱:qlwbxujing@sina.com

杨屯,这个曾经为山东省管辖的小镇,在1952年划归江苏省,最近一段时间,杨屯中学因搬迁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原因是传言校园内埋着几十位在滕县保卫战中牺牲的川军遗骸。一时坊间议论纷纷,扑朔迷离。近日,笔者考察了面临拆迁的杨屯中学,走访到数位见证老人,考证了有关川军参加滕县保卫战的历史资料,试图解开这一疑团。



左图:川军北上抗日;右图:王铭章

世代相传的“蛮子林”

9月7日上午,笔者与台儿庄大战纪念馆馆长王祥,沿着当年川军从滕县突围撤退的路线,从山东薛城(即当时的临城)穿过微山湖二级坝,来到了位于微山湖西岸的杨屯中学。放眼望去满目荆棘,已是人去楼空。杨屯中学已搬进更为宽敞明亮的新校舍,原址将用于房地产开发,可是因为“蛮子林”的传说,村里的百姓和川军后代奔走呼吁,开发项目被暂时搁置下来。

因北方人听不懂南方人的语言,对南方人戏称为“蛮子”。“蛮子林”,就是蛮子的坟地。

刚从田地里干活回来的董明奎老人今年83岁,放下肩上的铁锹,老人带我们来到学校最后一排楼和第二排楼中间一片长满树木的地方说:“‘蛮子林’就在这个地方,那时候我五六岁,记得坟头是东西排列,南北两趟(排),都一米多高,大约有四五十座,还没有长草,白色的木牌上写着黑字。1958年这里发大水,将民国时期的学校冲垮了,又建新校。我当时在生产队当队长,用地是我经手办理的,在建校时,还挖出人头和人骨头,后来就地掩埋了。”

我在村子里访问了几位老年人,他们都能说上几件“蛮子林”的故事。有的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学校里经常有鬼火出现,吓得女学生都不敢在这里住校了。还有一个村里的妇女被鬼魂附身了,人在学校的院墙上行走如飞,嘴里不停地说着四川的“蛮话”。由于各种故事的流传,“蛮子林”充满了神秘色彩。

我在村子里找到了65岁的李东虎,他是一名煤矿退休工人,有些文化,喜欢看一些历史书。他说,小时候就听大人们讲“蛮子林”的故事,据上了年龄的人说,“蛮子林”里树木茂盛,栽满了桃树,每到春天,桃花盛开,成为一个景点。上世纪40年代前后,国民政府在杨屯建了一座小学,当时建校舍时,没有动坟头,就在林地的南北两侧盖房子,把坟头围在了里边,可能是保护这些坟头的。解放以后,学校改建为杨屯中学。

川军浴血保卫滕县

1938年2月初,由于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退,致使日本侵略军矶谷廉介第十师团沿津浦铁路长驱直入,占领济南、泰安、兖州、邹县等地,直逼滕县,与进攻临沂的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分进合击台儿庄,占领战略重镇徐州,覬覦武汉。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急调四川部队第22

集团军驰赴滕县,阻击南下的日军。守卫滕县城的是王铭章的122师。

1938年3月15日,日军进攻滕县城。当时滕县城内兵力非常空虚,只有3个师部和1个旅部,均为后勤、警卫人员。而各师主力战斗部队均部署于城外,大都被日军钳制,无法抽调。王铭章急调防守北沙河的727团张宣武团长和一个营的战斗部队回城防守,并任命张宣武为城防司令,负责守城。又电令在平邑前线的第266旅火速回滕,同时向驻扎临城的司令部求援。孙震总司令身边只有一个特务营,他除留下一个手枪连作警卫外,其他3个步兵连由刘止或营长带领,乘火车驰援滕县城。此时,滕县城内守军仅3000余人,其中能参战的不到2000人。王铭章按照上峰要求,决心死守待援,立即昭告城内全体官兵:“我和大家一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

1938年3月16日晨8点,日军已抵达城下。十余门大炮集中向东关和城内轰击,十几架飞机也对城内疯狂轰炸和扫射。3月17日下午2时,日军以12门重型榴弹炮猛轰南城,二三十架敌机狂炸南关守军。南城墙被敌重炮轰开一个缺口,五六百个日本兵在十余辆坦克的掩护下猛扑南城。我军第124师370旅旅长吕康、副旅长汪朝廉亲临城墙指挥,均受重伤,守兵死伤殆尽。下午3时半,日军占领了南城墙。不久,在炮火、坦克的掩护下突入东关,我守备东关的第124师740团团长王麟阵亡。当日军冲进东关时,王铭章师长不顾个人安危,亲临城中心的十字街口指挥作战。不幸被西门楼上的日本兵发现,一阵密集的扫射,王铭章和参谋长赵渭滨、少校参谋谢大墉、第124师参谋长邹慕陶以及随从十余人,壮烈殉国。

此时,第364旅旅长王志远和城防司令张宣武中弹负伤,城内守军无人指挥,陷入各自为战的状态。晚9时,我守北城墙的二三百名官兵,在第727团3营副营长侯子平的指挥下,扒开了封死的北门,有组织地突围而去。在城内失掉联系的小股部队,未能突围,就各自为战,同日军展开巷战,一直到18日午前全部壮烈牺牲才停止了枪声。

滕县之战,川军浴血奋战,迟滞了日军南下的速度,为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布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毛泽东题写挽联哀悼王铭章:“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死战,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若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并高度评价:“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

南下,完成了战斗任务,写下了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川军伤病员转移到杨屯

日军包围滕县后,只有一条道路可与徐州、临城等后方相通。突围出来的官兵沿这条路一直向西南行,天黑之前,出城的伤员和突围的部队,在撤退途中又遭到敌人炮火的阻击,被打死、打伤很多人。有一支突围的部队和伤员共200多人,在17日的下半夜,来到夏镇附近微山湖东岸的渡口等候船只时,因疲劳过度,一坐下竟然都睡着了。18日天亮后,突然遭到日军骑兵和战车的追袭,大部分阵亡或被逼到湖里淹死。张宣武在《台儿庄会战的前奏》一文中回忆说:“在滕县战役中,许许多多的重伤官兵,他们是万分艰苦地爬出了战场或者是由战友们背扶下了火线。沿途各村镇的乡亲们热情地把他们收容、隐蔽起来,给他们洗衣裹伤,烧茶做饭。等到入夜之后敌人停止活动的时候,有车的就套起车来,没车的就用门板或小床捆成临时的担架,乡亲们争先恐后地把那些伤员运到临城或者沛县。我自己就是其中深受其惠的一个。”

杨屯镇84岁的吕复刚老人对笔者说:“当时伤兵都藏在地窖里,一个地窖里藏三四个人。我当时刚记事,跟着奶奶给这些伤兵送饭,我就趴在地窖口边向里面喊‘送饭来了’。这些伤兵在这里养了一年多才走。”

据“徐州抗战网”记载,沛县境内确有一支川军打游击,1938年农历五月十三,川军薛家斌部得知有日军3辆汽车将从丰县路经沛县返回徐州,薛部以三个连的兵力打了一个伏击战,当场毙敌8人,其余日军仓皇逃窜,被民众拦截消灭。根据沛县有关文史资料记载,1938年8月中旬,冯子文回收编了在滕县保卫战中逃出来的第22集团军薛家斌旧部。

90多岁的周鸿儒老人解放初期曾在杨屯完小工作过,他回忆说:“当时我任完小教导主任,办公室后面有片树林,树林里有好多坟头,当地人俗称‘蛮子林’。所埋人员都是川军,是从滕县撤下来的,留在杨屯附近。”

通过访问当事人和考证有关史料,笔者认为,从滕县撤下来的川军官兵,在途中又遭遇日军的袭击,伤亡较多,他们不忍心丢下战友,搀扶着伤员,抬着战友的遗体,渡过微山湖,来到沛县杨屯,或者由民众抬着送到杨屯,在这里休整。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一些阵亡的川军官兵就地掩埋在这里,当地老百姓于是称为“蛮子林”。

杨屯『蛮子林』: 掀开滕县保卫战川军悲壮一页

□郑学富